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八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策別中進策

策別七 敦教化

東坡先生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其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志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怛怛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鄉射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

三蘇策第二十八

六百四十八

一

孫用才

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矜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九命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鄉射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鍾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蹙頞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亦難乎臣愚以

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則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待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貧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列八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鄰里告訴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受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郵妻

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
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
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
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
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
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
嫡子為後別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
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從兄
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
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
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
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宗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
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
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
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
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
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
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
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
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
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
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故夫
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

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九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地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弃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已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

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方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其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作盜賊之餘則莫若減刑罰薄稅歛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于其所重之地以至于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

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且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

三蘇集卷二十八

五

五十七

此物似

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墾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忘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墾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墾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

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又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粥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安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策別十一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它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畋臘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

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之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貧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大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無變故擾民者為非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中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為

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二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犬大者推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遊戲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耨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

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其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加惠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

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弱外諸侯強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饒州德興縣莊窳書癡子董應夢
重刊校證寫作大字命工刊板衡
用皮紙印造務在流通使收書
英俊得茲本板端不負於收書矣紹
興庚辰除日因筆以紀去歲月云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策別下進策

策別十三省費用

東坡先生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其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急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自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之資不過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

三蘇集

一

文四十五

易八

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鄉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刻取之益多天下晏

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裘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而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裘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大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且有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且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夫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天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之欺之而盜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且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四 定軍制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

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

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 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之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來者曩曩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鬥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廬輦金帛若有所負之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謀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

十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
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巨
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
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味四方之民一也昔者
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
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
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
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已歡欣踴躍出于意
外戴君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去兵日以多禁兵日以
少天子倉從持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長聚仰給之費而外無
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十五 蓄財用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其一曰蓄財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二

三策策二十一

四

六百七十一 韓古

卒寡少而不足使與器械頓弊而不足用與抑為城郭不足守與廩食
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
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
所不可狎者至于鯢虬之所蟠蚌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
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
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方之衆以臨中國抗
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
所畏也主憂則日辱主辱則日死今 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
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 朝廷無所恃也
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
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以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
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
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寶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

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與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別十六 練軍實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率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

者得此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

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弃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邪其弊悉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養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火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案之近世已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損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已往民之欲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

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卅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緡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弃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十七 倡敢勇

其三曰倡敢勇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

三蘇東二十九

七

六十六

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且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搯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

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入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其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且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進策

策斷一

東坡先生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強兵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弊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石馬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

六百五十一

三蘇策

策秀

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執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一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甚盛之時而塞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獨能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以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

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資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羽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則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共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非秦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

三策卷第三十一

二

四百一十一

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而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定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所以爭先而虜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量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矣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已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

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

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有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息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人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

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者有所短小者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

長於戰而不長於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利市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且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三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縉絮皆以施草鞋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

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漸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則相先敗不相弃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以有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黼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遜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黼冕而垂旒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

通鑑卷三十一

二百

五

郭世

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紛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掩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一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豕豺狼之性而外率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

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
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
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
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以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
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
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有惋惜鬱鬱
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
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
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近皆欲洗濯磨淬以
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
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
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欲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
之以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
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
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
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
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肯決
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故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
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
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
苟去此三者而可角之於力則中國固已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
我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